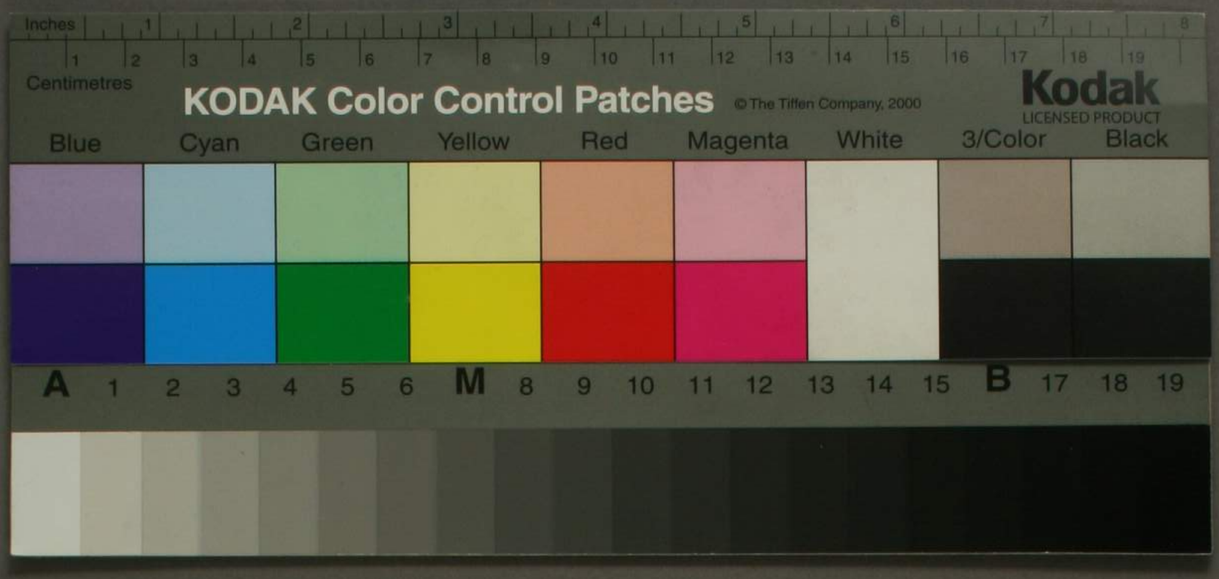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M
B


信果念佛合訓傳
太陽第二中

醫門 補遺 137 卷 2

傷寒論古訓傳卷之二

日本 東奥 及川達叔山父著
門人 讃岐 岩瀬敢季章
友人 東都 鐸木壽君茂 校正

篤信堂

太陽第一之中

此篇總為三段。每段分為二節。初段第一節凡九章。從總目章之序。論太陽病及中風傷寒之病勢。詳發汗之條理。以明其方法。第二節凡八章。辨傷寒及太陽病勢而詳之。以論異同同異。遂以發汗之嫌於桂氣湯証者。終發汗之論。總十有七章。是

為初段。中段第一節凡十有五章。論九病發汗吐下後之病勢。以詳通利發達之條理。第二節凡十有四章。又論發汗吐下後。涉於陽明及少陰之病勢。以詳通利發達之條理。總二十有九章。是為中段。而結章必舉調胃承氣湯証。明陽勢之極。及於陽明也。終段第一節凡八章。論太陽轉於少陽。或少陽涉於陽明者。亦詳通利發達之條理。又調胃承氣湯証為結章者。明太陽病轉陽明之條理也。第二節凡六章。論太陽熱結關於血証者。以詳血証畜瘀之勢。又間類於血証者而詳之。以明同異同。及有岐途者。總十有四章。是為終段。已上凡六十章。總是為太陽病。項背強凡。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太陽中篇

太陽病。項背強凡。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項者。太陽表位而背屬體。然以項背相密邇。結項之餘波及於背也。強結之候。凡形容結之劇狀也。凡太陽病。以發勢緩必結。所以頭項強痛為本侯也。而葛根湯証。在太陽表位。發勢極緩。是以其証無汗惡風。而不及發熱惡寒。且不至於喘。結亦為強。不至於痛。皆發異也。是以中風無有葛根証。而剋於傷寒乎。若夫

劇者至於口噤不得語口噤不得語者項背之結
薄於頰顪又以發勢緩益結也又其氣上衝胸者
因結而激也所以然者太陽病雖發勢緩本有發
動上行之勢雖有發動之勢其結劇則難發難發
之極激而其氣上衝也故病勢猶劇急者因結而
激之所使然而非病勢之自然此其病勢與中風
傷寒異者可實而驗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在太陽表位發勢極緩易者以明與
中風傷寒其勢異以詳葛根湯証之病位所在
及方意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凡病在表位而發動者為太陽內動於胃苟無嫌
於陰狀者為陽明合病謂其証候表裏內外不可
辨皆也故病之所在一途而其應動於二途或三
途假如猶太陽與陽明合病者解其太陽則陽明
從而解亦猶太陽與少陽合病或三陽合病者解
其少陽則太陽陽明從而解也自下利謂不須服
藥而下利也故太陽病勢及於心胸而波於胃中
者其証發熱無汗反不惡寒而自下利凡外証之
發勢緩者及於心胸而不得發則必波

於胃中。波於胃中。而病勢劇者。外將自解。所謂實也。若波於胃中。而病勢緩者。外仍不能自解。是以終不至於燥熱。所以下利也。葛根湯証。以病勢極緩易。外不能劇發。内亦不能專結。故雖波於胃中。其勢不至於燥熱。則自下利為必也。故曰必者對。葛根湯証之病勢極緩易。言之非對合病。以麻黄湯及白虎湯証之合病不下利。可實而驗也。凡為合病者。雖麻黄湯及黄芩湯白虎湯証。皆病勢緩易之所致。太陽與陽明合病。自下利者。必為葛根証。可知矣。曰白虎湯証。病勢極劇者。而為之緩易。何也。曰病勢極劇者。白虎湯証之正候。而其緩易者。變也。夫病勢劇者。其極則伏。伏則病勢反緩。不特白虎湯証。若傷寒脈浮緩。大青龍湯証。亦是也。白虎湯証。三陽合病。伏之變。而病勢緩易之所致也。

右一章。舉合病。重的實。葛根湯証。太陽表位為所在。而病勢極緩易也。以上二章。以明異同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不麻黄湯証。則葛根湯証。率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

不過此二途爲故若麻黄湯証則病勢薄於上而胸滿若葛根湯証則無薄於上之勢無薄於上之勢則應下利之病勢斯可知爲故必曰不下利詳葛根湯証自下利為必也夫嘔者經為所在并表勢發越於上故雖應下利之病勢以其勢發越於上遂亡發越於下之勢所以不下利也於是乎葛根湯証之病勢極緩易者亦益明矣而嘔者非葛根湯之所與故加半夏應之也

右一章舉葛根湯証之變重詳合病之勢遂明葛根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又示治法應變之要也

太陽病桂枝証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連湯主之　利遂不已所在轉裏而結心胸心下之候脈促結表之候喘者在表病勢及裏之候汗出對於脈促雖不悪風猶表証也若桂枝証結表具勢及裏而喘則不當得有汗猶桂枝去芍藥湯証不得發熱汗出之勢轉為胸滿者也今其脈促喘而汗出乃知不桂枝証然則此所在未可知為何所在於是脈促喘而汗出者論其証候則在表而結結而病勢極緩

故雖汗出不惡風。其勢雖及裏。端而不至於胸滿。
凡在表而結。結而病勢緩者。無若於葛根者。知桂
枝之發勢因誤下而變。因轉於葛根証。已桂枝証
及下之利遂不已者。在裏之候。猶誤下後下利數
十行。甘草瀉心湯証。所在轉裏。其歸與彼同。然彼
則在表者。悉轉裏。此則桂枝証。其所在半轉裏半
仍在表。雖在表。桂枝失其勢。轉於葛根。所以異也。

右一章設誤治重詳葛根証之所在。遂明葛根
黄芩黄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以上二
章前章謂治法應變之要。後章謂隨變之法。總

四章為一聯。首章舉葛根証之所在。及其病勢
以詳桂枝葛根之所以異也。第二章重的實葛
根証。病勢極緩易以明異同也。第三章舉應變
之要。遂詳葛根証之條理。第四章重敷衍葛根
証之所在。以示其的實。總論葛根湯証之病位
所在及方意。遂明治法應變之要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
喘者。麻黄湯主之。

太陽病。比諸中風。病勢極緩。是以必結。烏頭痛及
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是其應也。疼者。痛之淺也。在

表之候身腰骨節並舉之者不必並發然腰痛之為表候以身疼也骨節以疼痛故是為表候若骨節痛者是為少陰裏候惡風者惡寒之易而發勢緩之候無汗而喘者喘因無汗葛根黄芩黄連湯証喘而汗出者喘不關於汗其異者可實而驗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証汗出而喘者伏証之汗亦不關於喘由是觀之喘與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証相類而發伏之勢相反則不須各辨其所在著為凡麻黄湯証似急而緩似剽而易故太陽病曰發汗則麻黄湯為法中風傷寒之初發法為無有麻黄湯証有衄之變者有麻黄湯証在故傷寒不發汗因致衄之章不叙諸始而必叙諸大小青龍湯之下以詳傷寒之勢非麻黄湯之所適也於是麻黄湯証其病勢之緩可默而識焉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麻黄湯証之病位所在以詳病勢之緩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黄湯主之

病之所在一途而其應動於二途或三途者是為

合病由是觀之此証蓋脈浮發熱無汗反不惡寒喘而胸滿或不大便數日而無所苦也凡為合病之變者得諸病勢緩易故太陽與陽明合病率不過於葛根麻黄二湯証而唯所在之淺深方意不同也曰葛根湯麻黄湯証俱表位為所在而有淺深者何也曰三陰三陽六等之淺深猶綱六等亦各有淺深猶目欲使學者默而識之也假如葛根湯麻黄湯証俱太陽為所在麻黄湯証淺葛根湯証深故麻黄湯証病位在頭葛根湯証病位在項若病勢及裏而為合病則葛根湯証自下

利病位在下麻黄湯証胸滿病位在上故徵諸病位之高卑乃知所在之淺深古之訓也亦猶小柴胡湯証少陽裏位為所在其証胸脇滿半相動於表裏病位相并表裏也胸者高在上脇者卑在下故分諸胸脇則表裏淺深之應可默而識矣喘而胸滿者明胸滿之由喘以分裏証之端由胸滿也然胸滿者嫌於裏証可下故必云不可下宜者權時之辭對厚朴大黄湯言之主者無與二之辭故云宜主之者權而決之辭也它皆倣之

右一章舉麻黄湯証病勢極緩以明方意以詳

異同。遂的實傷寒中風。無有麻黃湯証也。
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
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脈浮。發揚之候。外運之勢是也。細者。外已解。結裏
之候。十日以去。而仍有柴胡湯証。或有麻黃湯証
在者。論太陽病勢之極緩易重詳。麻黃湯証之緩。
非中風傷寒之勢也。嗜卧。勞倦也。非病証。而亦候
之一端也。胸滿屬外。脇痛為裏。脈浮細者。胸滿脇
痛之候。若太陽病轉入少陽。則至脇下鞕滿。乾嘔
不能食。往來寒熱。脈沈緊也。但胸滿脇痛而無嘔

無往來寒熱者。太陽之屬。少陽者亦病勢之緩可
見也。若十日以去。不至於柴胡証。脈但浮者。表仍
未解也。必不拘其日數。與麻黃湯。以視後証若何
也。雖若胸滿脇痛。脈但浮者。先與麻黃湯。以視後
証若何。此太陽病勢之最緩易者也。夫太陽病十
日以去。仍不解者。轉陽明為常數。故不曰表已解
曰外已解也。外者。對內之辭。內者。謂胃也。然病勢
之劇易緩急。不可以常數而幾。故今舉病勢最緩
易者。以詳常數之不可幾也。設猶若也。而假設之
辭。故設柴胡証。以明所在之轉。常數之外也。言太

陽病十日以去。常數應轉陽明。而病勢緩易。則不及於內實。若胸滿脇痛。屬少陽。則不拘於常數。先與小柴胡湯。以視後証若何。也病勢尚仍緩易。脈但浮。而不至於細。則亦不拘其常數。雖胸滿脇痛。先與麻黃湯。以解其外。俟其脈細。而與小柴胡湯。以視後証若何。此其所在轉化之變。由病勢之劇易緩急。則不可以常數而幾矣。治法各隨其証。古之訓也。夫所在轉化之常數。率以太陽病為法。然太陽病。亦有劇易緩急。則隨其病勢。不拘於常數也。此專欲詳麻黃湯証之所在及其病勢。故假設柴胡証胸滿。對前章陽明証胸滿。以明麻黃湯之方意。遂示小柴胡湯之方意異也。但者。對脈細言之。與者。須後証之辭。

右一章舉太陽病勢之最緩易者。遂設柴胡証。以詳麻黃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重示麻黃湯証與中風傷寒之勢異也。以上三章。總明異同之所由在病勢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太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中風以暴急劇發為適傷寒以暴急伏結為適所以異也脈浮緊病勢猶傷寒浮者發揚之候緊者將發而難發之候身者屬表位疼者痛之淺也結而發動之候是為表証而中風劇發結非其情故雖結易解其結與太陽病不同而況於傷寒乎不汗出而煩躁者謂其煩躁汁出則已乃詳太陽表位之煩躁也而大青龍湯証病雖在表以其勢急劇有熱結裏之勢表是以難發所以疼痛及煩躁也然以有暴急劇發之勢故先發熱而惡寒從為竟無伏幾所以為中風也太陽病麻黄湯証曰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率同於大青龍湯証無惡寒及煩躁為異已而惡寒及煩躁皆發劇勢急之候由是觀之太陽病之緩易中風之劇發其勢異者不須辨而明矣故麻黄大青龍之二湯病位同表而麻黄湯皮毛為所在大青龍湯在皮毛兼経其病勢劇急者可知矣是以中風無有麻黄湯証太陽病無有大青龍湯証矣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此重論大青龍湯之方意而的實之也脈微者結而不發動之候病勢陰類者也脈弱者病勢自發越之候汗出惡風其發越之應顯然而

見而發以有熱結裏之勢表証難發者是為大青龍湯之方意故其脈浮緊此其應而其脈微弱非其應也若服之則迫心胸而動經所以厥逆筋惕肉瞤也

右一章舉中風之狀勢以對傷寒詳其所以異遂舉陰類及自發越者示非大青龍湯之方意以警其誤逆反明大青龍湯之方意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意握機傳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証者大青龍湯發之

太陽病中以有伏結之勢為傷寒脈浮發揚之候緩者緊之反對緊言之不曰主之曰發之者詳大青龍湯之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脈緩身不疼但重者伏之候而嫌於少陰証沈重者也乍有輕時者發動之候故以脈浮乍有輕時的實太陽表位之伏所以發之也凡病証有時者結之候各隨証治之脈浮緩對脈浮緊也始總目章曰太陽之為病脈浮第二章曰脈緩者名為中風第三章曰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而中風傷寒皆太陽病中病勢之異者則脈各兼浮可知也故承首章

脈浮而暑之以的實中風傷寒同太陽病也由是觀之前章脈浮緊猶若傷寒此章脈浮緩猶若中風而曰太陽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者明病証之變轉不可端倪也總目章脈緩者名為中風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舉其法也夫法者一定而不變烏亦不可得而變者也故徵諸事實舉中風傷寒之勢其變不可端倪以詳中風之緊其勢終歸於緩傷寒之緩其勢緊之極以示法之一定而不變烏亦不可得而變之的實也請試論其勢曰總目章脈緩者為中風夫中風以剝發為適故其

脈緩者以其病勢自發越也曰總目章脈陰陽俱緊者曰傷寒夫傷寒者所感深重以難發為情難發之極或結或伏其脈緊者以其難發也若病勢伏則無陽又雖未伏已有伏勢則發勢緩故其脈反緩緊之極者也太陽中風其脈反緊者中風之變其勢如難發也然不汗出而煩躁者不須服藥有將發之勢已發則脈得緩故其脈雖緊其勢不得弗歸於緩也傷寒其脈反緩者傷寒之變緊極而有伏勢者故脈緩反得傷寒之情此為傷寒之正証也故脈緩者名為中風脈陰陽俱緊者名曰

傷寒。謂法之一定而不變爲亦不可得而變也。彼則舉法。此則徵於事實。以示其的實。故此章舉伏者。對諸前章發動者。以詳傷寒之勢。反於中風也。

而身不疼但重者。猶陰狀然。其証何由大青龍湯發之乎。曰。難言雖然。請試言其概。夫病証之變無極。不可以一期爲何者。其証由病勢而轉化。故其証難爲不知病勢者論矣。曰。總目章脈陰陽俱緊者。曰傷寒。謂病勢深重難發也。傷寒脈浮緩浮者。在表而發揚之候。緩者。對緊言之。故其緩者。發後之病勢欲愈之候。若無發後之証而緩者。病勢緩之候。若病勢緩。則法當結。結而有發揚之勢者。法當身疼痛。而身不疼但重。於是乎知病勢伏於表位也。病勢且伏。則發勢緩。於是乎知脈緊反緩。所以不發熱惡寒也。然病表位爲所在。未涉於陰位。雖有伏勢。仍不能無發勢。故脈未已浮。証仍乍有輕時。於是乎益知伏於表位之的實。已伏証明。則傷寒之勢斯可知也。凡傷寒之勢難發者。率以有結裏之勢者。大青龍湯發之也。若劇者且伏。亦大青龍湯能發之。故傷寒則大青龍湯。太陽病則麻黃湯。是爲發

汗之法。而大青龍湯方。合麻黄越婢二湯之方也。各詳本方之方意。以索其的實。則大青龍之所由斯可知矣。耳此舉脈証之反於法者。詳証因病勢而罔極也。此章實論中之要作者之所精思慮慮學者尤當因古訓攻之以索其義爲所謂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者是也。首章舉大青龍湯之正証。以詳中風之變。尾章舉大青龍湯之變証。以明傷寒之正。不微玅玄通見垣之一方者。孰能與於此。

右一章舉傷寒之正侯。以的實反中風之勢。遂詳病証之由。病勢而轉化焉。以明大青龍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亦列二章詳異同。已上凡九章爲前節。總論太陽病及中風傷寒之勢。詳發汗之條理。以明其方法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陰陽俱病爲傷寒。以太陽病例之。表先解而裏証動。爲順。今表不解裏証已動。此傷寒之勢。與太陽病勢異而。小青龍湯之定証也。乾嘔發熱而咳者。蒸表裏之証。故曰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先詳病之

所在表裏相兼以明方意也咳者結証也或以下諸証謂心下有水氣而結之劇也或者本應有而時無之辭故其証皆以本方治之與若不同也而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者發熱而咳為定証曰表不解者皮毛孫絡為所在曰心下有水氣者在経兼少陰又必不曰水氣在心下者詳心下病位而非所在也

右一章舉表裏相兼混於一途者以詳傷寒之正候以明小青龍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前章病勢少且易故先舉發熱而後咳詳有發勢而結尚少也此章病勢老且劇故不曰表不解而徑曰心下有水氣以詳病勢已老而結之劇所以先舉欬喘而後發熱也而病勢之老與少不必拘於日數故病之初發也有已老且劇者又雖経數日有病勢仍少且易者故小青龍湯証前後章俱不舉日數者詳病勢之老少不拘於日數也而小青龍湯以欬為正候微喘亦結之候已結為主則

應渴而不渴其不渴者結而鮮發動之候所謂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者故不渴亦候之一端也凡渴者發動而結之候故服湯已渴者發動欲解之應非病証也

右一章舉小青龍湯証之結劇者重明方意也凡傷寒之為結也以病勢劇結為太陽病之為結也以病勢緩結為所以異也已上二章論病勢之老與少以詳異同前章主發後章主結故以病應觀之前章劇而後章易以病勢論之後章劇而前章易也凡病勢之發動也其應猶劇而病勢反易發勢之微也其應猶易而病勢反劇異同同異之所由而起為作者論其病勢詳其証者可益徵也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凡曰太陽病主表兼外凡曰太陽病下之主內兼裏今曰太陽病下之謂外証頗解有當下之証急者而下之下而外証復動也雖下之不為逆故不曰反下也而下後之病勢屬傷寒謂其勢薄裏也故曰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裏相兼其解故也者論表裏相兼其

証混於一途。其勢與傷寒同歸。以示與小青龍湯証相類也。若太陽病反下之。客氣動膈者。其証不啻微喘。短氣躁煩。心中懊憹。若陽氣內陷者。或為結胸。或為發黃。故曰表未解故也者。詳下之之非。逆及心胸之淺且易也。凡薄心胸者。下之當解而微喘者。乃知表未解所以為桂枝也。而非特下後有若証必設其下。詳其病勢也。

右一章舉太陽病下後病勢屬傷寒。其証表裏相兼混於一途之証。辨異同

枝加厚朴杏仁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上三章。敷衍表裏相兼混於一途之証。辨異同也。

太陽病外証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未解云者。明發汗後之証也。發汗後外証。桂枝湯為法外者。對內之辭。內者謂胃也。故云外証者。對不可下言之。

右一章論治之先後。以正治法。以警其逆。的實前章下後。太陽外証頗解。有當下之証急者而下之。其非逆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黄湯主之

此章率同於太陽中風大青龍湯証。而其異者。彼有惡寒煩躁。此無惡寒煩躁。觀太陽病勢極緩易與中風劇發之勢大殊也。脈浮緊。無汗發熱者。不能無惡寒。若惡風。故曰表証仍在。其不舉之者。一則病勢緩易。不足以為証。為一則辟太陽病勢混於中風劇發之勢而難辨也。八九日。非發汗之數而表証仍在者。病勢緩易之候。凡表証在者必發

其汗。不拘於日數。故曰當當讀猶當路之當也。服藥已微除。謂方証正相對。而中其肯綮也。其人發煩目瞑。將發之勢。謂其瞑眩也。而經八九日之久。陽氣凝結則不易遽發。若其易者。發煩目瞑。汗出而解。若劇者。必衄而解陽氣者。謂發動於表位者也。重者謂凝結而不能發越也。夫衄者。以病勢之緩。汗薄。血而結。與汗同類而鼻者。與皮毛同位。是以陽氣重難汗者必衄。例同於發汗。而太陽病。其証猶劇。而易猶急而緩。結而不伏為情。乃太陽病發汗。麻黄湯為法。以此也。

右一章舉太陽病証之嫌於中風者。以詳太陽病勢之緩易。與中風劇發之勢異。遂明其証結而不伏者。麻黄湯之方意也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黄湯主之

不發汗。因致衄者。結而不伏。故有發動上行之勢

必云不發汗者。詳結之勢也。又對發汗後衄者。有桂枝湯証也。前章因發汗衄。欲解之候。此章不發汗。因致衄。未解之候。此傷寒之暴急。不能俟八九日。所以異於太陽病勢也。而傷寒以伏為情。然至其易証。亦有但結而不伏者。故又復麻黄湯証。以

論傷寒亦但陽氣重。結而不伏者。有麻黄湯証也

陽氣重者。以其薄血。故也。由是觀之。麻黄湯証有結而無伏。亦可以徵矣。傷寒以伏為情。太陽病以結為情。故傷寒為無麻黄湯証者。因病情為法也

若其易証不伏者。豈得無麻黄湯証乎哉。故不知病情及方意者。未可與言法矣

右一章舉傷寒之易証。結而不伏。與太陽病同歸者。重詳麻黄湯之方意。猶中風之變証。結而發動。與傷寒同歸者。有小柴胡湯証也。已上二章亦明異同也。

君茂云此章論有表裏二途之別也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小便濁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當須發汗若下後頭痛仍不愈者毗之候云云達曰無未可二字通故舉以備後考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毗。宜桂枝湯。

病勢劇急。犯陰陽表裏。不拘日數者。傷寒之勢是也。故其治法。亦與太陽陽明之病勢緩易者不同矣。太陽下篇云。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証具。若以太陽病轉入少陽之勢言之。嘔而發熱者。未得言柴胡湯証具。又陽明篇論承氣湯証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攻裏云者。以小承氣湯言之。故云。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雖有潮熱。未得與大承氣湯。必俟手足濈然而汗出。而後大承氣湯處之。此俟其証全具者。以陽明病勢緩易也。凡太陽病陽明病治法當然。而於傷寒則不猶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為柴胡湯証具。又猶陽明篇論傷寒之治法也。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云云。言不大便五六日。脈微者。但發熱讝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七八日至十餘日。其証既已具者。危篤殊甚。是以雖其熱未潮讝語則

大承氣湯處之此以其病勢急劇也故以陽明之與傷寒病勢如此異觀之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如宜與承氣湯然以小便清觀之仍在表不在裏故雖傷寒所在未及於胃則未可與承氣湯也舊本無未可二字者蓋傳寫之誤也若太陽病勢而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俟讞語而後與承氣湯治法無有岐途焉有猶不俟讞語宜與承氣湯之疑途者以傷寒之勢也當須者詳觀察而決之辭凡傷寒發汗大青龍湯為法然已經六七日則不必大青龍湯故謂詳其觀察宜隨

証發汗也頭痛有熱者發汗則頭痛當愈若不愈者卽之候也而發汗後卽者桂枝湯之所與而非麻黃湯之所與故宜者對麻黃湯言之

右一章舉發汗有疑途者以詳傷寒之治法異於太陽陽明又對前章麻黃湯証之卽舉桂枝湯証之卽以詳同異已上二章的實桂枝麻黃二湯之別也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發汗謂與大青龍湯也發汗解後復煩者嫌

於內實而脈浮數者非內實之候乃桂枝湯之所宜而無所嫌於承氣湯故曰主之主者無與二之辭前章舉表未解而嫌於承氣湯者此章亦舉桂枝湯証之嫌於承氣湯証者重的實發汗之條理也

右一章舉發汗後桂枝湯証者反復桂枝湯証之所在及方意而詳之已上二章主桂枝湯論之以明異同總八章為後節舉或表裏相兼屬發汗者或傷寒有麻黃湯証之變者或表証之嫌於內實者以終發汗之論已上二節凡十七章為初段總論表証之劇易緩急及正變以明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陰陽者統表裏內外血氣而在其中矣凡陰陽不和者病令之然也故有若發汗若吐若下病已解而陰陽自和者有若發汗吐下病已解而陰陽自和者謂汗吐下三法之外無有治法也有若發汗吐下病已解而亡津液者雖病已解陰陽猶未和者假如發汗大汗出後胃中乾煩燥不

得眠。或大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或重發汗。大便鞕。微煩。不了々之類。皆其病已解。亡津液之使然也。凡若斯之類。不須服藥。必自愈。夫津液者。飲食為源。故病愈。陰陽自和。飲食如故。則津液無患。所以自愈也。

右一章。舉治法之綱領。以下廣叙汗吐下後之變。陰陽未和者。遂舉通利發達之緯方。以分諸夫神農之制方也。約諸三法而統汗吐下。是為経方。通利發達。是為緯方。而通利發達。概統諸汗。不更建目也。然曲

別之。則屬汗屬吐屬下。說詳見於外傳。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燥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証。脈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下之後。復發汗。統太陽病傷寒言之。所以無冒首也。以下無冒首者倣之。復重也。有初之辭。發汗後病勢屬中風。吐下後病勢屬傷寒。故下後之病勢薄。裏而結。復發汗。則其証結而發動焉。所以煩躁也。而煩躁猶熱類而陽勢。夜而安靜。乃知寒類而陰狀。其陰類而有陽勢者。以發汗後。病勢屬中風也。凡病動靜休作有時者。結之候也。晝日動作。而

夜安靜率為之陰類夜發作而晝日安靜率為之陽類凡結心胸而有發動上行之勢者屬少陽故煩躁論諸少陽裏位則其証應嘔或渴而不嘔不渴乃知非少陽裏位之煩躁又論諸太陽表位則其証應惡寒惡風或發熱身疼痛而無此等表証則非太陽表位之煩躁又論諸陽明內位則其脈應實而沈微其証應日晡所發熱或潮熱讝語而身無大熱則非陽明內位之煩躁夫既若此非表裏內位之所在乃知少陰為所在其病寒類所謂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者是也而身無大熱者有二

途焉其一則熱類陽勢而伏者其一則寒類陰狀者徵諸脈沈微則寒類陰狀者非陽勢而伏者脈沈者陷沒之候與陽勢欝而沈者不同欝者有力為異也微者結之候晝日煩躁者日之陽勢令之發動也而非病勢之自然故必夕晝夜而舉之以的實其病寒類而煩躁非其病勢也猶甘草乾薑湯証煩躁吐逆者攻表誤逆之所致而非病勢之自然而非以寒為陰凡陰陽者象之病勢為名遂定病位之淺深而不關於寒熱故太陽病有真武湯証之寒類少陰病有大承氣湯証之熱類學者

勿泥其寒熱而擾其名矣

右一章舉發汗下後陰陽未和陽類轉入陰位者示非發汗吐下之所能和以詳乾薑附子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而乾薑附子湯方非發汗之方而屬發汗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主之更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

發汗後者詳皮毛已解也凡發汗於傷寒則大青龍湯於太陽病則麻黃湯是為發汗之法故發汗後表仍不解者以桂枝湯為法身疼痛表証也與體痛不同若未發汗身疼痛者是為麻黃湯若大青龍湯証發汗後身疼痛者是為桂枝湯証發汗後皮毛已解則應汗出而身疼痛者無汗之變由是觀之未發汗之與發汗後其証俱無汗則皮毛解之與不解猶無辨也曰皮毛已解而表仍未解者其脈弗弱無汗之變或鼻鳴鼻者以其位同於皮毛雖不必鼻鳴其候必在鼻不可不察而詳也而脈沈遲者結裏之候非桂枝之應所以為加芍藥生薑人參也脈沈者陽氣鬱之候與陰類陷沒之沈不同遲者結而病勢屈之候而脈沈嫌於前

章陰類陷沒之沈。故必列諸乾姜附子湯。以詳陽類而陽氣欝之勢也。學者徵諸事實。可以知其的實矣已。

右一章舉表証之嫌於陰狀者。以對前章陰類之嫌於陽勢者。以詳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証之病位所在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已上二章。前章煩躁在陰位而結。此章身疼痛在表位而結於裏。前章徵所在於脈。論變於証。此章徵所在於証。論變於脈。故叙沈徵之與沈遲相近而易混者。以警忽疎也。

發汗復下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

舊本此章作發汗後。又重出太陽下篇。而發汗後。作下後。達按。此証發汗復下之後之病勢也。何者。汗出表仍不解者。發汗後之証。桂枝之所宜。而復下之。陽氣因伏。爲伏則非桂枝湯之方意。故曰不可更行桂枝湯。先詳其爲伏証也。是以今正之。古訓合重出。爲一章。發汗後。作發汗復下之後。以爲家傳。凡伏於表位者。熱結裏之勢。而不能成裏証。是以其勢不可表發。亦不可薄裏。所以伏也。汗出

而喘。夫伏以無發勢。雖汗出而無汗之例。故不發熱及惡風。所以無大熱也。所謂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是也。與主之隨時之辨。謂此証有當俟後証之時。或有無與二之時也。

右一章舉有熱結裏之勢而不能成裏証。遂伏於表位者。以對前章結於表裏而不伏者。以詳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已上三章。首章舉陰狀而無大熱者。此章舉陽勢而無大熱者。以詳陰結之與陽伏之別。亦同異之類。第二章舉發汗後。結表裏而不伏者。第三章舉發汗下後有熱結裏之勢而不能成裏証。遂伏於表位者。以詳其異。又叙首章脈沈徼之陰。與第二章脈沈遲之陽易混者。分其疑途。以明示其所在也。

發汗後。令其汗者。謂重發汗也。鍼處被寒。詳皮毛復闔而結之勢也。與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同類。核起而赤者。皮毛復結。不能發越之候。詳病勢桂湯主之。

發汗後。令其汗者。謂重發汗也。鍼處被寒。詳皮毛復闔而結之勢也。與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同類。核起而赤者。皮毛復結。不能發越之候。詳病勢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上行之所由来。所以必發奔豚也。灸其核上。必止。各一壯者。其意在少散皮毛之結。以助藥力。猶太陽病。服桂枝湯反煩者。先刺風池風府之類。亦治法要妙之域也。

右一章舉發汗後復皮毛鬱表不得發動而上衝者。以對前章發汗後皮毛開病勢散慢而上伏者。又對後章發汗後皮毛開病勢散慢而上行者。以詳同異。舊本此章在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之下。按蓋後人以燒鍼後之証。誤叙次者。故今正諸古訓。叙於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之下。桂枝甘草湯之上。以為家傳庶幾弗畔焉乎。説詳見于外傳。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發汗過多謂治不得其法。詳其病勢散慢也。心下悸。有上行之勢。而無衝心之勢。病勢散慢而結絡之候。叉手自冒心。又欲得按者。以其病勢散慢故也。前章以皮毛鬱。病勢聳而激。有衝心之勢。此章以皮毛開。病勢散慢。無衝心之勢。故心下悸。欲得按者。與其氣上衝心者。觀斯二者。則皮毛開鬱聳

散之勢當知矣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發汗後病勢散慢者以詳桂枝甘草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以上二章前章重發汗鍼灸被寒病勢因屬傷寒此章發汗過多病勢屬中風其病勢異其証率同故今正諸古訓列二章以明同異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苓桂甘棗湯方由桂枝甘草湯方来故舉發汗後者先承前章概示桂枝甘草湯証之所在也臍下悸者水氣在經之候九病在經而不得表發者有二途焉其一則結心胸者其一則欲從小便去者皆趨於臍下自然之勢也而必悸者以桂枝甘草湯証有發動散慢之勢故欲作奔豚而竟不至於奔豚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水氣在經欲從小便去而得發動散慢之勢者以詳苓桂甘棗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苓桂甘草龍骨牡蠣湯主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湯桂枝甘草湯之變方而方意異者也

之。

火逆下之。詳外証仍未解而結。其氣當上衝之勢也。而復加燒鍼。以發諸外。則其氣不得上衝。而燒鍼後之病勢。屬中風。是以雖結。發動而不已。所以煩躁也。此亦桂枝甘草湯之變方。而異方意者也。舊本敘諸桂枝加桂湯之下。按蓋後人因火類誤敘次者。而桂枝甘草湯之變方。則敘桂枝甘草湯方之下。庶幾弗畔爲乎。

右一章。舉主發動而不主上行者。以對桂枝甘草湯証。遂明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發汗後。腹脹滿者。猶無辨於傷寒吐後。腹脹滿。謂胃弱氣湯証者也。曰傷寒之勢劇急難發而薄裏。故吐後俄然結胃成燥屎而腹脹滿。其勢當然。發汗後。病勢發動無薄重裏之勢。故雖腹脹滿在經無表。結心胸而不及胃。又以病勢緩。雖有發勢不至發熱。雖結心胸不至嘔。所以爲脹滿也。故在表裏動於陽明者。是爲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之

方意。乃腹脹滿。論諸病勢。則同異之辨可默識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在經兼表而腹脹滿者。詳與內實異。以明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上三章。首章舉動於下。蒸上行之勢者。第二章舉有上行之勢者。得發勢而不上行者。第三章舉以發勢緩。無上行之勢者。詳因病勢。其証萬變無窮也。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々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謂其法也。發汗汗出。謂其弗畔也。而其病不解。仍發熱者。非汗之所能解。應通利之候。而發汗後。病勢屬中風。所以對傷寒也。心下悸頭眩。猶上行之狀。而非上行之勢。振々欲擗地者。水氣在經而動搖之候。繫在於體。與身為振々搖者不同。為身瞤動者。肉瞤筋惕之劇也。其人仍發熱。其証皆因發汗。水氣動搖之候。眞武湯証寒類陷沒下行為情。而有發動之勢者。因太陽病發汗。水氣動搖之使然也。所謂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者是也。心下悸頭眩。振々欲擗地者。嫌於苓桂木甘湯

証而真武湯証下行為情不至於上逆以其不至於上逆觀之所在不主表位者可知矣詳見千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陷沒之情因發汗激動遂嫌於上行之勢者對苓桂朮甘湯証以詳真武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蓋舊本敘諸梔子乾薑湯之下四逆湯之上違按非古訓之例今正諸古訓以太陽病發汗後病勢對傷寒吐下後病勢以明同異故敘諸厚卜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之下苓桂朮甘湯之上以為家傳庶幾弗畔乎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々搖者茯苓桂朮甘艸湯主之

不曰發汗往曰吐下詳傷寒之無極又論傷寒吐下後之病勢反發動也心下逆滿因上逆而滿也氣上衝胸發動而不得發越之候起則頭眩謂臥則不也亦上逆之候其証皆桂枝甘草湯之方意而無水氣者也沈者有水氣之候與陷沒之沈不同為緊者陽勢難發之候所以設發汗而論也而沈者非發汗之候若發之則徒動在經之水氣至

於身為振々搖身為振々搖者因發汗而激動也故必設發汗以明其誤詳其治宜通利也而苓桂朮甘湯及苓桂甘棗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皆由桂枝甘草湯方来故其方皆上行為主而方意各不同為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水氣之變

苓桂朮甘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上二章前章舉水氣之變無上行之勢而動搖者後章舉水氣之變兼發動上行之勢者以詳同異遂的實主表位者上行不主表位者無上行之勢也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發汗病不解者謂表已解裏若內仍不解也故不云未解若內結胃中者應但熱不惡寒而反惡寒者乃知不關於胃也虛者對實之辭實謂結於胃虛謂不關於胃古之訓也發汗病不解若轉入少陽者其証應見胸脇而動胸脇之候無一所見乃知不關於少陽也由是觀之惡寒非太陽表証及少陽裏証固非陽明証則少陰為所在者章々可

見ヲ爲ニ所レ謂聞ニ病之陽ヲ論ヲ得ニ其陰者ヲ是也詳見ニ于方意握機傳ニ

右一章舉ニ陽位之下ニ所在ヲ轉ニ於陰位ニ者ヲ以詳ニ太陽病傷寒發汗不レ解者率結ニ心胸脇若胃中ニ為レ常ト然ヒ而有ニ陽轉レ陰之條理ヲ而轉ニ少陽若陽明之不ヲ可レ必也故唯舉ニ惡寒一証ヲ不レ具ニ其証ヲ明ニ轉位之條理ヲ而已ノミ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發汗若下之者概ニ其所在ヲ示レ之也煩躁者亢有ニ四逆為ニ其一則有ニ太陽表位ヲ為ニ所在ヲ而煩躁者其二則有ニ陽明內位ヲ為ニ所在ヲ而煩躁者其三則有ニ少陽裏位ヲ為ニ所在ヲ而煩躁者上其四則有ニ少陰為ニ所在ヲ而煩躁者上故曰ニ發汗若下之ヲ詳非ニ表証及內位之煩躁ヲ又其証無レ關ニ於心胸脇ヲ則非ニ少陽裏位之煩躁ヲ是以知茯苓四逆湯証之煩躁少陰為ニ所在ヲ兼ニ絡而動ニ太陽ヲ也而茯苓四逆湯証在ニ少陰而為ニ陽勢ヲ者以ニ陽類之轉ヲ也故不レ舉ニ諸少陰篇ヲ必論ニ諸太陽篇ヲ以明ニ陽轉レ陰之條理ヲ也詳見ニ于方意握機傳ニ

右一章舉ニ發汗若下後陽勢轉ニ陰位ヲ者詳ニ轉位

之條理。以上二章舉陽勢轉化之變。以明其條理。故畧其方意。託諸本方。詳畧之義也。是以前章但舉附子証惡寒。後章但舉茯苓証煩躁。以示其意也。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及傷寒。發汗不解者。若結心胸脇。若結胃中。是為陽類轉位之常數。而發汗後惡寒者陽轉位之變也。故先舉變以詳其常也。虛者對實之辭。非斥陰之辭。和云與云。詳病勢之餘波。俄然而結。非更攻之意也。

右一章舉轉屬陽明者。以詳太陽病及傷寒。發汗後轉位之常數。以為前節結法。王函經合諸二章者。其訓多為其一則結上起下。上應芍藥甘草附子湯章為一章。不可從烏分之為芍藥甘草附子湯章。

甘草附子湯以詳虛實及正變。下起和胃氣之法。以論和胃氣之道不一也。其二則列芍藥甘草附子湯証及茯苓四逆湯証。皆陽勢轉陰位者。上應乾薑附子湯証以論太陽病及傷寒之轉。亦不必止於陽位也。而芍藥甘草附子湯及

茯苓四逆湯不列諸乾薑附子湯者。遂欲詳陽勢之嫌於陰狀者。故列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証。及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証。陽勢之嫌於陰狀者。以辨皆陰陽之狀勢自異。爲次列桂枝加桂湯。論發汗後病勢反屬傷寒者。對前章伏者。以明有傷寒之勢。亦但結而不伏者。次列桂枝甘草湯証。發汗後病勢屬中風者。示同異。遂叙苓桂甘棗湯証。及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証。敷衍桂枝甘草湯之類証。次列桑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証。結而無上行之勢者。詳病勢緩易者。雖陽勢不上行。次列真武湯証。水氣動搖而不上行者。及苓桂朮甘湯証。上逆而水氣動搖者。示同異。又苓桂朮甘湯。遙應苓桂甘棗湯証。論其所在大同小異。次列芍藥甘草附子湯証。及茯苓四逆湯証。發動而無上行之勢者。詳雖在陰陽勢之轉仍有發動之勢。故列諸太陽篇。以盡變化也。又應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証。陽類而無上行之勢者。詳雖無上行之勢陰陽之狀勢自異也。次列調胃承氣湯証。明陽勢轉位之常數。以為前節結法。此皆欲使學者

別皆陰陽之狀勢及其常變與疑似於變化無窮之中以徹其己也以上三章但辨陰陽之條理為主故概其所在畧其証其如方意託諸本方而全之作者詳畧之意豈可忽爲乎哉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不必並行吐下發汗故云若凡結胃中之証吐下後最多故云吐下發汗不云發汗吐下也吐下發汗及小便數謂亡津液之狀也故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詳亡津液病勢之餘波苟結也故云與和之示以其苟結非更攻之也

右一章舉吐下發汗後有小承氣湯証者附諸調胃承氣湯証詳陽勢之極及陽明為常也以上十有五章是為前節猶本此章載在陽明篇故今正按冒云太陽病則無載於陽明篇之義諸古訓附於調胃承氣湯以為家傳凡太陽病轉及陽明者率調胃承氣湯証而不至於大小承氣湯証為法然若吐後若下後若發汗後亡津液而病勢之餘波苟結者小承氣湯之方意而非調胃承氣湯之方意此其方意雖異轉而

苟結者。與調胃承氣湯証歸同。故太陽病轉及陽明者。或有為小承氣湯証者。是以必附諸調胃承氣湯。盡轉而苟結之變也。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胃中乾。煩燥不得眠者。病已解。亡津液之所致也。故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也。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未欲解也。煩燥不得眠。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與亡津液。其証則同。而其候則不同焉。所以論同異也。其候欲得飲水者。胃中乾之候。與渴其歸同焉。脈浮。發揚之候。小便不利。欝於絰而不能發越之候。微。微少也。其熱結而為發動之勢微也。病勢老之候。飲而不盈腹。謂之消渴。凡渴者。發越而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由是觀之。五苓散証。發越而結劇者。結而欝。夫五苓散証之渴。欲水之不絶於口。所謂煩渴也。煩渴之極為消渴。與白虎湯証燥渴不同。烏所謂燥渴者。口乾舌燥。得大飲水。釋然乾燥已。少間烏又乾燥。乾燥則渴。故白虎湯証。無燻於五苓散証。唯猪苓

湯証嫌於五苓散証者也。而五苓散証則主上行。故病渴不病小便不利。猪苓湯証則主下行。故病小便不利。不病渴。此其所以異也。於豈知猪苓湯証欝而結。結而致渴。所在蓋少陰與主之隨時之辨。

右一章舉發越而結心胸者。對前節結章。亡津液病勢之餘波苟結者論。病已解而亡津液者。示同異。以詳五及病仍不解而嫌於亡津液者。示同異。以詳五苓散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發汗已。已者詳皮毛已解。病勢發越也。脈浮數。發於表位之候。煩渴。發越而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凡煩渴者。欲水之不絶於口也。前章脈但曰浮。此章曰浮數。前章舉小便不利。此章不舉小便不利。詳病勢尚少。雖結不至於致欝也。故五苓散証之致欝者。結之極。而病勢老者也。前章舉微熱。此章不舉熱。所以然者。雖小便不利。不足以為病。雖渴煩而不至於消。雖有熱不至於徹。比諸前章。易而輕。此皆以病勢少。發勢仍多。結不如前章。故必舉脈數。以詳病勢少也。

右一章重明五苓散之方意也已上二章前章病勢老而劇後章少而易以詳同異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不經發汗汗出而渴者表自發越而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故雖汗出無惡風此不經太陽往結心胸而乾燥及胃者傷寒之暴急薄裏之勢可知矣

太陽病發汗後消渴其証剽傷寒汗出而渴其証反易者以傷寒之勢急其結反易以太陽病勢緩其結反劇此病証之由病勢而輕重不同者如此

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不渴者不結心胸之候其不結心胸以發勢專也因是觀之茯苓甘草湯証應有脈浮發熱汗出或無汗心下悸等之証其與五苓散証異者但渴之與不渴也故兼論二方各畧其証但舉其異以相示其証及其所在大同小異也而渴之與不渴在結心胸與否則五苓散証結心胸為情苓茯甘草湯証不結心胸為情結心胸者發勢多故五苓散証之所在裏多表少茯苓甘草湯証之所在表多裏少若其方意五苓散知心胸之結而鈍於表發茯

苓甘草湯知表發而不知心胸之結此其所以異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又曰傷寒汗出而渴者大陽病發汗後大汗出消渴者及發汗已煩渴者皆發越而結心胸之俟其歸同但其病勢異而已故傷寒不對諸中風對諸太陽病發汗後之勢論病勢夫若此異以下中風水逆之變不由於主客之例附而論之以敷衍五苓散証也

右一章舉傷寒之暴急與太陽病勢所以異遂詳五苓散証及茯苓甘草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上三章始二章舉五苓散証之轉化異同以詳方意後一章舉五苓散証發越而結之條理以詳病勢總明五苓散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首章病勢老而欝欝而結之劇者也第二章病勢少而結之易者不至於欝也終章病勢急而結之易者亦不至於欝此其病勢三等之殺也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証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中風之勢劇發為情結非其情故雖結有劇發之勢者是為中風之變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者結

而發動之候。發熱若惡寒若惡風。是為表証。渴欲飲水者。病勢發越而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是為裏証。水入則吐者。結而發勢劇之候。中風之勢。於是乎可見矣。而不舉惡寒若惡風者。其証微不足以言焉。故概曰有表裏証。以詳五苓散証之所在及方意也

右一章不由於中風傷寒主客之例。附而論其變。以敷衍五苓散証也。或問曰。稱中風必繫之以大陽。單稱中風者。論中無有焉。但傷寒中風並舉。則不繫之太陽。何者。以傷寒五六日之勢。小柴胡湯証。而有發動中風之勢者也。而五苓散水逆之証。有表裏証。猶宜繫太陽。而不繫之太陽者。何也。曰。稱太陽中風者。太陽表位為所在也。五苓散水逆証。雖有表裏証。裏為所在。兼表。豈得稱太陽乎。夫中風者。太陽中風之勢為正。五苓散水逆証。中風之變。是以不由於中風傷寒主客之例。附而論之。敷衍五苓散証。所以不稱太陽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

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非吐方而屬吐。爲猶小柴胡湯方。非發汗之方而屬汗也。曰發汗吐下後。先詳結勢也。

無冒首者。統太陽陽明及傷寒也。煩而心中懊憹者。嫌於內實。故曰虛煩。以分諸內實也。按之心下溢者爲虛煩。又分諸大陷胸湯証。心中懊憹而心下鞕者也。虛實者主胃言之。古之訓也。不得眠者。結心胸而乾燥之候。反覆顛倒。心中懊憹。結之動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凡病有定証。所以有一定之方在也。而病勢轉化無極。則証應主客不同爲

所以有論也。請嘗試舉其一。假如有心中懊憹爲主者。有爲客者。曰虛煩不得眠。心中懊憹而煩。有燥屎者。大承氣湯主之。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心下鞕。則大陷胸湯主之。由是觀之。梔子豉湯之煩。心中懊憹爲主。而不得眠。或饑而不能食者。結於心中之應。而客証也。大承氣湯之煩。燥屎爲主。心中懊憹者。燥屎之應。而客証也。大陷胸湯之煩。心下鞕爲主。短氣躁。心中懊憹者。結胸之應。而客証也。此其心中懊憹則同。而應証主客不同。故必觀其脈証。而徵諸病位論

得其所在。所謂鼎足法也。若者。本應無而時有之之辭。其証不可以本方治。故更設方也。少氣者。謂不得息。短氣之窮也。梔子甘草豉湯。梔子豉湯証。而更加自外薄裏之勢。是以其氣衝逆不得息也。嘔者。在外而動裏之候。故梔子生薑豉湯証。亦梔子豉湯証而兼外也。而梔子豉湯非吐方。而屬於吐者。中病則或得吐而解。猶柴胡湯非發汗之方。而屬於汗者。服柴胡湯而汗出也。而世或以梔子豉湯為吐方。若果為吐方。則豈得有梔子生薑豉湯方乎哉。顧第弗深考者也。梔子甘草豉湯梔子生薑豉湯之變方。而別成一方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發汗吐下後。仍在經而結心胸。終不關於胃中者。以詳梔子豉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遂舉梔子豉湯証。而更自外薄裏者。及在外動裏者。以詳其變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發汗若下之云者。概在經而結心胸之勢言之。不舉吐者。示結之易也。煩熱胸中窒。而不及於胃。乃知在經也。窒猶否也。支於穴中之謂窒。窒而不發

動故不至於懊憹由是觀之煩熱胸中窒者比諸心中懊憹病勢緩易之侯

右一章舉梔子豉湯証結之易者以示異同也

已上二章前章病勢劇急後章病勢緩易以詳証之轉化由病勢也

傷寒五六日太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通利發達之常數而大下之以詳傷寒暴急之勢又論經為所在而結心胸之勢也身熱在經之侯故無惡寒及惡風所以結心中也痛者有發勢之侯心中結痛而心下不鞕則無嫌於結胸乃梔子豉湯証經為所在胃中虛而結心胸者又益明矣

右一章舉梔子豉湯証之急者以反復其所在而詳之也已上三章叙劇易緩急之勢以詳異同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傷寒脈薄裏而結之勢也傷寒下後病勢及發動心煩結而發之侯臥起不安者形容心煩腹滿之狀勢也凡承氣湯証之腹滿

者無心煩且雖腹滿卧起不安無譫語亦無潮熱無所嫌於小承氣湯証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梔子豉湯之類証下後在經而結心胸者以詳梔子厚朴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身熱経未解之候與發熱及惡熱不同爲微煩分諸熱類之煩也必曰醫者各之辭雖下之非誤各酖酌之不中矩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亦舉梔子豉湯之類証而兼寒類者以詳梔子乾薑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上二章詳結心胸而勢及於腹者與結心胸而兼寒類者之別博敷衍梔子証以詳傷寒之勢寒熱相混而無極也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治不得其矩然非誤逆也故不曰反各之曰醫完穀色不變之謂清穀

屬寒。穀糜色變而不化之謂穀不化。屬熱。清便。謂清穀也。宜者。權時之辭。身疼痛。太陽表証也。與身體痛不同。爲九竅於體者。爲少陰裏位。不可不辨。而詳矣。而四逆湯証。或有身體痛者。故身疼痛有嫌於身體痛。然與四逆湯後清便自調。但身疼痛者。太陽表証。無嫌於身體痛也。故亦曰宜桂枝湯而治法九二道爲。一曰。法二曰。權。九表裏併病者。先治表而後裏。法也。若陰陽併病者。先治其陰。而後其陽。亦法也。九陰陽併病者。率以陰証急。先治其急者。而後其緩者。此謂權也。下利清穀。身疼痛者。太陽少陰併病。先治清穀。而後身疼痛。清穀爲少陰。身疼痛爲太陽。又清穀急。而身疼痛緩。於是其所先後。爲各得權。故皆曰宜。四逆湯當作通脈四逆湯。九下利清穀。或至於脈微者。皆通脈爲當。脈沈或弱。而無發狀者。是爲四逆湯証。故四逆湯証。雖下利不至於清穀。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陰陽表裏併病者。以詳治法有先後。遂相對。四逆湯桂枝湯。以相發明其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頭痛病勢緩之候非傷寒之勢發熱頭痛雖似於太陽病勢脈沈病勢陷沒之候非太陽病勢而頭痛非少陰病位故但曰病然以証候動於太陽論諸太陽篇也若是為太陽表証則脈應浮而反沈故云若不差論而詳之也身為表位體為裏位故身疼痛為表証身體疼痛為裏証古之訓也而論得身體疼痛於是知頭痛屬體痛非太陽表候頭痛已屬體痛則其証發熱體痛脈沈者乃知少陰

為所在四逆湯証也宜者權時之辭對桂枝湯言之差與愈不同為差謂服藥微除也愈謂病悉解也

右一章對前章桂枝湯証身疼痛者以詳病勢陷沒兼發狀者四逆湯又論通脈四逆湯及四逆湯之方意也亦同異之類少分量之不可忽也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々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三日發汗謂與麻黄湯表已解而不解者謂轉於

內位也。蒸々發熱者。內實之候。而未至於潮熱經欲解而未解之候。故曰屬胃。然所在已轉。則莫所嫌疑。爲故曰調胃承氣湯主之。

右一章舉陽類屬胃者。詳調胃承氣湯証。太陽病勢轉入陽明之極。遂明大承氣湯証。非太陽病勢之所與也。而傷寒之勢則非此例。爲舊本此章載在陽明篇。然太陽病爲冒首。則無載於陽明篇之義。故今正古訓。叙諸太陽篇。以爲家傳也。

太陽病未解。陰陽脈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此章徵其所在難以証決者。徵諸脈。古之訓也。停猶淳也。止也。脈陰陽俱停者。若卒倒若卒腹痛。必不無其應。而今無其應。乃知不須服藥。將自發越也。凡物至則反。故體將僵者。先亟犇爲形將伸者。先強屈爲此其勢之自然者也。故其將自發越者。先屈而畜其勢。脈之所以爲停也。陽脈陰脈。非古言。脈字當刪去。夫脈者。一道而非有二道。但因病勢候有

及於陰陽陰陽謂脈道之表裏也非有二道故知陽脈陰脈非古言也但陽微者亦將自發越之候微猶停也但陰微者有燥屎之候非自發越者當下之候也而無讝語無潮熱則病勢非大承氣湯証故曰宜調胃承氣湯主之宜者攝時之辭主者無與二之辭脈微於陽明証則為燥屎之候於太陽証則嫌於陰結然但陰微而非陽微乃知內實也故先舉脈陰陽俱停者及但陽微者而論之詳其常矣小承氣湯知腹滿而不知燥屎調胃承氣湯証之極而非

湯証之極為燥屎終不知腹滿也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腹脹有燥屎之候雖滿不與也

右一章舉太陽病轉位之常數以為後節之結調胃承氣湯証之為燥屎者徵諸脈以詳方意

二章列病勢之少與老以明異同已上十有三章是為後節前後凡二十有八章合為一段總舉發汗吐下後轉位變化之不可窮極亦治法轉化之不可端倪欲使學者掌握方意於轉化變動之間也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来寒熱胸脇苦滿默々不欲飲

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之勢。小柴胡湯証。而有中風之勢。故不曰傷寒中風五六日。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夫日數者。論病位之淺深及病勢之劇易緩急。以詳証之轉化也。故於中風則不舉日數。傷寒之勢多紀之日數。謂傷寒之變不可窮極也。而傷寒伏結為情。中風劇發為情。故中風傷寒同其所在。各異其証。此其勢之自然爲者也。小柴胡湯証。經為所在無表。胸脇為病位。半相動於表裏。其証雖結仍發為情。所以有中風之勢也。故於傷寒。則平易爲者。而於中風。則深重爲者。夫平易爲者。與深重爲者。同其証。則中風傷寒之勢。自異者可知。爲先舉往来寒熱。詳雖結發勢仍劇也。傷寒五六日。柴胡湯証之勢是也。又曰。胸脇苦滿。默々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結仍少發動之候。若至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者。以結成故。鮮發動之勢。由是觀之。往来寒熱。胸脇苦滿。默々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主發動而不主結。所以稱中風也。或以下皆小柴胡湯証

中之結証或薄裏之勢而中風無有之傷寒而有之之証故分而叙之以詳中風之病勢也或者本應有而時無之之辨故其証皆以本方治之也與若不同胸中煩而不嘔結而陽勢微之候渴結心胸乾燥及胃之候腹中痛薄裏而結結而有發勢之候脇下痞鞕結成不發動之候欬忤結心胸而有發勢之候與者候後証之辨對傷寒言之主者無與二之辨對中風言之亦詳中風傷寒發動伏結之勢夫若斯異也

右一章舉小柴胡湯証中主發動者論中風有

小柴胡湯証遂明小柴胡湯証之病位及所在

又分舉小柴胡湯証中主結者及薄裏者詳傷寒之勢論其証雖或有同於中風者病勢自異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强脇下滿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病勢急劇將發而難發因薄裏而結而或伏者是為傷寒之勢四五日謂其期近於發汗也身熱為裏証惡風頸項强皆太陽証而類於葛根湯証者也但頸屬裏位非表位爲而不胸滿者以結於表

位。陽氣仍在也。惡風項強。是其候。然既結於胸下。則少陽為所在者確如也。身熱頸強。結於裏。惡風項強。動於表。半相動於表裏之候。渴。結心胸而乾燥及胃之候。必云手足温者。兮白虎湯証有厥也。夫小柴胡湯証而渴者。嘔之變。結之劇也。故小柴胡湯証。為中風之勢者。必嘔而不渴。但傷寒之勢。而有渴在。則渴之為結証。可默而識焉。是以凡渴者不嘔。嘔者不渴。此其常也。但少陰病。猪苓湯証。有嘔渴者。渴之變。其嘔由咽中乾燥来者也。或問曰。此章以表証仍在觀之。猶中風之勢。而謂之傷寒者何也。曰。雖有表証在。悉結証而發勢極微。所以然者。傷寒之劇。急於薄裏。故表証尚未解。径入胸下。結於少陽裏位。則表証亦為之結。為猶抵當湯証。表証仍在而不解也。由是觀之。傷寒之勢。而非中風之勢者。豈不愷々爾乎。

右一章舉小柴胡湯証。病勢劇急於薄裏者。論傷寒之勢。又對前章中風傷寒。其証候同者。明中風傷寒之勢。其別非同日之論也。已上二章。舉發結之勢異。以詳異同。遂反復小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而示之也。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病勢暴急將發而難發薄裏或結或伏是為傷寒陽脈陰脈非古言當作陽濇而陰弦陽濇者難運於表薄裏而結之候陰弦者結而發勢劇之候故陽濇而陰弦者斯知腹中急痛雖若不腹中急痛腹中急痛之例故曰法當而腹中急痛者有二途焉故曰先與曰不差者非其言彷彿為使之知腹中急痛者必有二途也小建中湯証之時痛小柴胡湯証之往来痛其候相近為者也時痛者拘攣也往来痛者熱痛也故熱来則痛熱往則已又徵諸腹狀而辨之腹狀如堅實而按之則撓其痛也必欲按之是為拘攣之候腹狀自臍傍連胸脇猶循棒狀按之不撓其痛也不欲近手是為熱痛之候與者候後証之辨主者無與二之辨與主之者隨時之辨

右一章舉傷寒之暴急其証有岐途者論同異所謂病應見于太表者凡皆此類也學者若能奉古訓索諸傷寒論則同異同較然而著而病之所在猶示諸掌乎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傷寒之劇急於薄裏故二三日仍發汗之數而心中悸而煩病勢薄裏而結之候則不在於發汗之數所以為傷寒也而腹中急痛者結之劇也心中悸而煩者結之易也小柴胡湯証亦有心下悸而煩者而小柴胡湯証悸在心下悸在心下者率小便不利為當小建中湯証悸在心中悸在心中者結仍少而發動之候觀諸病位則小建中湯証淺小柴胡湯証深論之病勢則小建中湯証少小柴胡湯証老故舉其日數以辨其淺深遂詳病勢之老少同異異同也

右一章舉日數論傷寒暴急之勢遂對小柴胡湯証的實其所在淺於小柴胡湯証又其病勢少於小柴胡湯証以論小建中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已上二章與同異異同詳之總四章合為一聯因小柴胡湯証以論小建中湯証之所在亦因小建中湯証以敷衍小柴胡湯証也

太陽病過経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証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々微煩者

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太陽病謂初發於表而病勢緩易也故過經十餘日仍有柴胡証而柴胡湯証於傷寒則下之不為逆於太陽病則下之為逆故曰反何者傷寒之勢以其暴急有當下之証則雖有外証先下之以俟後証權也太陽病其勢緩易故雖有當下之証先解其外而後下之法也斯法也斯權也謂病勢緩急之不同也故太陽病勢急者其治從權雖傷寒病勢緩易者其治從法此其於治不拘於太陽傷寒之名能知緩急之勢為要故名者所謂魚兎之

筌蹄而執者失之亦不可不知矣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云詳病勢緩易也往来寒熱胸脇滿而嘔者半相動於表裏之候是為柴胡証在経而少陽為病位故大小柴胡湯証率相類而大柴胡湯証熱結入裏深於小柴胡湯証一等故小柴胡湯証胸脇脇下為病位大柴胡湯証胸脇心下為病位故曰柴胡証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論大小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而詳之也與者俟後証之辭柴胡証謂往来寒熱胸脇滿而嘔也故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其外乃知往来寒熱

胸脇滿而嘔者屬外。屬外者小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已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加之心下急鬱々微煩者。乃見熱結入裏之一等深於是大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深於小柴胡湯証一等者。可實而驗矣故雖有胸脇滿。已薄心下。則是為大柴胡湯証。此大小柴胡湯之辨也。然有胸脇滿者。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其外。法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不曰主之曰與下之則愈。謂其易解也。不必須後証之辨。

右一章因小柴胡湯証之所在而繹之。以詳大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証。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傷寒。以六七日為初期。故十三日為再期。古之訓也。潮熱。結胃之候。胸脇滿而嘔者。應往来寒熱。反發潮熱者。以下之力誘結於胃也。故曰實也。仍古之訓也。潮熱者。大便當鞕。而今反利者。非其應。乃知誤下之使然。丸者緩也。丸藥者非攻急之法。

柴胡証而下之者有當下之証急者也柴胡証半
相動於表裏仍有發勢而以丸藥下之丸藥之力
已緩則不能克其有發勢所以不得利也今微利
者以本柴胡証有發勢不屈於丸藥之力緩雖則
緩不無下之力是以有發勢者漸誘而結胃已結
則發勢衰發勢已衰則丸藥之力專所以微利也
已得利則病當愈而方不得其法則病仍不解也
所謂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謂
此道也故傳以古訓比諸樂曰三十日當知物矣
豈虛言乎哉若徵古訓之樂爲得讀傷寒論而能

知其所在乎宜者權時之辭已發潮熱而小柴胡
湯先解其外斯得其權故曰宜凡先解外者俟其
結成也胸脇滿而嘔者半相動於表裏之俟對之
內則爲外虛也潮熱爲內實也而大柴胡湯証經
爲所在心下爲病位熱結入裏深於小柴胡湯証
一等今又結及胃中發潮熱深於大柴湯湯証一
等所以加芒硝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大柴胡湯証之病位所在而結及胃
中者以詳與調胃承氣湯証異也以上二章以
辨大小柴胡湯証大同小異遂明柴胡加芒硝

湯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温々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々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非柴胡証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舊本叙此章於抵當湯之前蓋後人見桃核承氣湯証誤倣其例者歟夫桃核承氣湯之前叙調胃承氣湯方来此其所以列叙焉其義明矣而抵當湯調胃承氣湯不類焉其証固不相關於嫌疑則不知有何義故今正諸古訓叙於柴胡加芒硝湯之下調胃承氣湯之上詳同異異同以為家傳庶幾弗畔乎哉欲吐當作欲嘔蓋傳寫之誤也太陽病謂初於表位而病勢緩易與大柴胡湯証嘔不止心下急鬱々微煩者相類爲是以欲對諸大柴胡湯証詳其所在之異而柴胡加芒硝湯証間之故云太陽病過経十餘日為同句法以明欲對於大柴胡湯之意亦同異之類也自極吐下者謂不須服藥而吐下病勢自發越之候而太陽病経數日不以汗發越以吐下發越者表裏已解之候而病仍不解故知結胃也大便

溏者成燥屎之候欲嘔而胸中痛者若在經則大便當無變故大便溏云反也腹微滿非成燥屎之候然大便溏成燥屎之候已見則不拘腹微滿也若不爾者不可與不自極吐下者經未解經未解為此諸証者恐有若小承氣湯若大柴胡湯証也但欲嘔者猶云但欲嘔而不嘔也又以不關於胸脇心下及無往来寒熱必曰但也九嘔者結胸脇心下為常然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表裏已解之候則其証不關於胸脇心下且無往来寒熱乃知非柴胡証也故以自極吐下與不詳其病勢以的實

結胃與不也與之以須後証者須其若心下有變也以嘔故以下七字蓋後人之攙入今刪以為家傳也

右一章舉所在已入府不由於經者以詳調胃承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又對前章以明同異而大柴胡湯証雖病勢及胃所在尚由於經至於調胃承氣湯証所在已入府不由於經此其所以異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讝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

樂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傷寒十三日不解謂經再期而不解也譫語熱及於胃之候而熟不見故云以有熱也當與調胃承氣湯若小便利以下正其病應明犯為壞証者觀脈証而論之之道也凡小便利者外已解結胃之候大便鞕為當大便鞕者譫語亦其應也故譫語小便利而反下利者所謂壞証是也脈微厥當作脈微而厥蓋傳寫之誤也自下利謂不須服樂而下利也若傷寒十三日不解而自下利者脈微而

厥為當而其証則讝語小便利其脈則調和下利非其應烏乃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其初以湯下之則宜無此禍焉過經二字衍蓋摸寫之誤

右一章舉觀其脈証論而知犯逆之法以對柴胡加芒硝湯証觀其証知犯逆者以示其証之確實者不須脈其証之岐而嫌者徵諸脈也以上二章以詳異同又對柴胡加芒硝湯以辨同類異途者故為同句法云傷寒十三日不解以明相對之意也以上四章各詳其病位所在以

論同異異同總八章為前節亦明少陽轉位之極止於調胃承氣湯証也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太陽病謂主表証而病勢緩易也表已解及裏故不云未解云不解也膀胱其位在內故必云結膀胱者分諸結胃也而桃核承氣湯方由調胃承氣湯証結胃其極為燥屎桃核承氣湯証結膀胱俄然為血証故桃核承氣湯証調胃承氣而動血者法當血自下血自下者熱結而血未結不須藥力諸証當自愈若自不下但少腹急結者血亦結為須藥力而後當解桃核承氣湯之所宜也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論桃核承氣湯証主熱結而不主血証也若主畜血其人已發狂則不拘表証仍在斷然抵當湯主之所以異也外者對內之辭對膀胱及攻之而不必內實為但者無它事

之辭。謂無外証及血不下也。宜者。攸時之辭。對抵當湯言之。又詳急結之易混於拘急也。由是觀之。非特結少腹血因熱俄然而結者。桃核承氣湯之方意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熱結膀胱血因結者。以詳桃核承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傷寒八九日。在再期。按傷寒六七日。以雖有柴胡証在。而有內實之勢。先以它藥下之。至八九日。柴胡証仍在者。如此。猶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証具。而以它藥下之之例也。胸滿煩驚。其所在。表裏未可知。爲聞小便不利。乃知在經結心胸。陽氣重之所致也。讝語。胃中燥之候。然小便不利。則非內實之候。亦陽氣重之所致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欝結於經。不發動之候。是以外無寒熱。灸陽氣重故也。蓋熱欝結薄於血者。不問表裏皆能爲陽氣重。與伏証不同。故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者。皆熱欝結薄於血之所致。與桃核承氣湯証相類。而但欝發之勢異者也。蓋柴胡

湯証欝而結以其欝遂薄及於血所以加龍骨牡蠣也舊本傳来之方蓋非禁方之古故於小柴胡湯方更加龍骨牡蠣各三両以為家傳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煩驚屬血証與桃核承氣湯証相類者以詳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主之

傷寒詳其勢暴劇也脈浮發揚之候詳在表位也

凡病結於少陰而病勢陷沒者以火發之若伏於表位而病勢緩者以水發之皆古之法也故病在表位自發動者非火之所司爲故必曰醫咎之也

迫劫謂其逆也亡陽謂亡發勢也表証薄裏之候必設火逆而論之者詳驚狂之所以然也驚者結薄於血之候狂者驚之劇也故驚狂皆屬血証也由是觀之狂類於桃核承氣湯証而與抵當湯証異途爲故以上二章附諸桃核承氣湯而論之也起卧不安形容病勢急也詳見于方意握機傳

右一章舉桃核承氣湯及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之類証。以詳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也。以上三章總舉血証之屬類。以辨與畜血之病勢自殊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経。瘀熱在裏也。抵當湯主之。

太陽病。謂先動於表位。而病勢緩易也。六七日。熱結胃之常數。而未及於胃。表証仍在者。以病勢緩易也。而對諸胃論之。當云外証。而云表証者。表者對裏之辭。明對裏証畜血而論也。桃核承氣湯証云其外不解而不云其表者。明主熱結論之也。脈微而沈。必云而者。分陰陽之辭。猶云陽微而陰沈也。與脈沈微者不同。爲微者。結之候。沈者陽氣所掩之候。無發越之勢也。故太陽病六七日。脈微而沈者。以其常數論之。當結胸之候。而不結胸。故曰反。又表証仍在。脈微而沈者。脈証不相應。脈爲証之源。則雖表証在。不表爲所在者。而其人發狂。於是知瘀熱在下焦。瘀熱在下焦者。少腹鞕滿。而小便自利者。有血之候。少腹鞕滿而

小便不利者。無血之候。故以發狂小便自利。徵為畜血也。治法解瘀熱。則表証自解。而熱在下焦。瘀熱在裏。必云在又云瘀。詳其固有也。桃核承氣湯証云熱結。不云熱在。詳其熱俄然結。血亦為之俄然結其熱非固有也。抵當湯証。下焦云裏云而不云膀胱者。遙對桃核承氣湯証。辨其所在異也。下焦裏位也。経脈為裏。膀胱也。腑為内。故論其所在。桃核承氣湯証淺。而桃核承氣湯証深。抵當湯証淺。而桃核承氣湯証。血自下者。血但動而未結也。若血不下。但少腹急結者。血亦結。然曰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則桃核承氣湯主熱結。抵當湯不拘於表証。仍在則抵當湯主畜血者。彰々乎明矣。自利謂不須服藥而利也。所以然者。承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脈証不相應者言之。夫若此脈証不相應者。以太陽表証。隨入経脈。畜血因感動也畜猶固有也

右一章。舉畜血因太陽病而感動者。以詳抵當湯証之病位所在及方意。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又遙對桃核承氣湯証。相照熱結與畜血病勢不同。爲以詳同異也。

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

凡身黃者有表証有裏証有兼表裏其在表而身黃者桂枝加黃蓍湯証之類兼表裏而身黃者茵蔯五苓散証之類是也而裏証之中亦有二途焉其一則水氣之變其一則血証之變此其類各異者也然身黃者大率是為熱鬱之候脈沈結沈者陽氣所掩之候無發越之勢也脈来緩時一止復来者名曰結結経之候結経曰結結絡曰促故身黃脈沈結少腹鞕者裏証而其小便不利者此為有水氣其小便自利而如狂者此為有血古訓曰病應見于太表豈虛言乎哉火隔山而見烟牛隔壁而見角自然之符也夫証與應一而二二而一也不可不辨而詳焉於此章則身黃脈沈結少腹鞕為証小便不利及小便自利其人如狂為應於桃核承氣湯則其人如狂為証少腹急結為應故若有疑途者觀其脈証而執其應執其應而徵諸脈証則病之所在著焉所謂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皆謂此也

右一章舉水氣之變燬於血証者重詳抵當湯

証之病位所在亦明異同同異也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

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傷寒有熱而少腹滿者是為水氣為變之候水氣為變者小便不利為應而反利者乃知為血証也

故必曰不可餘藥者對桃核承氣湯以詳畜血之不可疑也而不發狂者以病勢緩也所以宜丸也

詳見于方意握機傳宜者權時之辨又對桃核承氣湯言之若夫小便不利者隨証治之

右一章舉血証之緩者詳異同以明抵當丸之方意也已上三章以詳正變緩急之狀態各異也已上六章合為一聯舉血証及其類証以詳其所在各異焉又明太陽病有轉血証之條理以為中篇之結尾

門人　城南　小佐治直季　再校

同　讚藩　築地貞子幹

傷寒古訓傳卷之二